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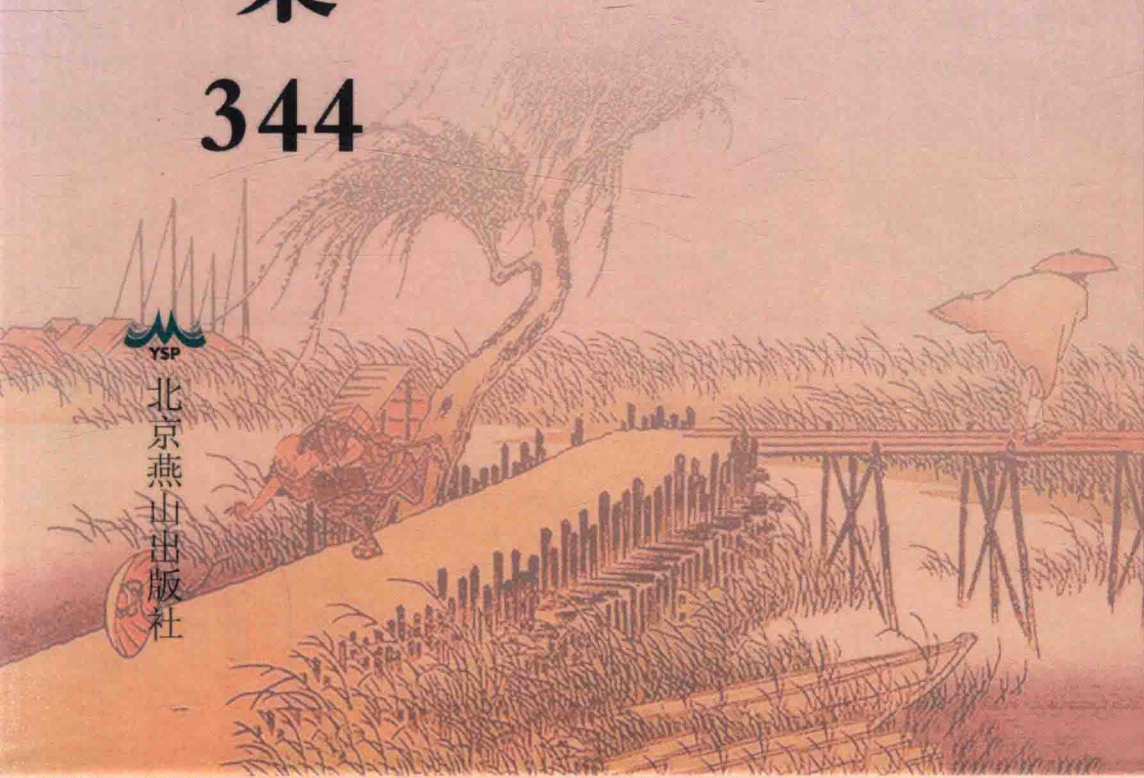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王焱
編

344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344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四册

敬宇文集 補遺 卷六至卷十六 中村正直著 明治三十一年
.....
一

敬宇文集

卷三

敬宇文集卷之六

序

幾何學序

幾何之學所由來者久矣。往古埃及每年尼里河漲。兩岸田地失其畛域。修造之費均派人民而苦於測算。遂創此術。古聖鞮爾斯始傳之於希臘。至費答俄拉斯其學益精。紀元前二百年後游古立者集前人而大成之。今日泰西各國幾何之書大抵原於游氏云。柴田子直者吾友北海翁之子也。頃譯羅閱遜氏幾何學。乞余題言。臨把筆不覺發嘆。嗚呼。物之形狀可得而見也。方田弧角可畫地而測也。然至其至變至奇者。雖精於算數者不可得而解也。有形之理尚然。況於無形之理。其可管窺而蠡測乎。人智淺小。眼

前事理。猶不能識萬分之一。而或者欲以斯世之度量測天道之幾何。妄容疑難。強求解釋者。何也。予于是乎咨嗟太息焉。

外史譯語序

何如而可使日本爲盛大光榮之邦乎。是吾輩所晝思夜想也。日本將來果能可進于歐米之文明乎。或欲進不進而止乎。是外人之所大疑。甚惑也。頃讀英國新聞。編中有詩句。其意曰。不問地球何等物。誰令邦國淳焉興。兒童教養十分至。知道學文其可能。嗚呼。吾輩不學無術。不能使日本爲盛大光榮之邦。以馴致一切器藝。仰給於他邦。空付之浩嘆而已。若夫吾輩之子若孫。鑒吾輩之不學無術。慕外人之謙虛好學。垂老不怠之精神。長於文藝。而進於道德。精於技巧。而臻于富強。使日本之文明無愧歐米。以達吾輩之所思想。以解外人之所疑惑者。則吾深有望於將來焉。抑今

日我邦兒童教養之始。在于識和漢之字。通本邦之史。本邦史書多矣。山陽先生外史獨爲煩簡得中。蓋今日西學駸駸日盛。書生無暇以學漢籍。儻習讀日本外史。則不啻通本朝事實。兼亦可爲學漢籍之津梁。但窮鄉僻邑。率乏學師。而通邑大都。亦不無獨學者。若有字書之類。可充師友之用。則不更利便乎。適友人大森莊原二兄著外史譯語。乞余序。余亦晝夜致思於兒童教養之事者矣。故喜是書之新出。而欣然書此以爲序。明治七年四月二十日

格致蒙求序

十餘年來。邦人稱贊泰西之精于格致學。幾乎萬口一辭。書籍之翻譯者。器械之模造者。日月增加。而吾輩缺然有歉也。何歉乎。歉于學者之未得其要領也。昔有能幻術者。以其指化鐵成金。謂一客曰。我爲子成之。答曰。不願也。我寧願得子之指耳。夫仰資助於

他人者。雖多而有限。具作用于自己者。無窮而不盡。如泰西之格致學。彼自具作用。化臭腐爲神奇。日出而不窮。我邦則不然。一一模倣于彼。尋枝葉。逐末流。至其彷彿近之。而或爲既陳之芻狗矣。故吾願得彼。以免於類夸父之逐日也。然則何謂格致學之要領。曰。所羅門之言曰。神造萬物。定有長短。定有輕重。定有多少。常如其志。以顯其大能。我義的曰。森羅萬象。告語于人。苟能留心諦聽者。應見天地非塊然死物。亦非默然不語者。旨哉言乎。夫曰觀察。曰試驗。此二者格致之法也。曰算數。曰度量權衡。此二者格致之具也。四者經緯參酌。可以發新意思。造新器械。起新事功矣。苟由斯道而講究焉。則雖曰庶乎得其要領可也。第泰西理學。古今更革。日月變化。故博讀書卷。審知前人之成敗得失。以爲上所言之者之羽翼。此則實爲不可缺矣。駿河人柏原學而著格致蒙求。押

韻綴句。便于誦讀。箋注解譯。以明旨義。其啓迪童蒙之意。可謂厚矣。頃告刻竣。使余題一言。余不敢以不文辭。聊書所聞。以就正四方君子。

川田甕江曰。格致本原。發揮無餘。筆力識力共高。

又曰。論語務本。大學知本。亦不外此。今引西書立論。讀者不看做陳套。即是文家化鐵成金手段。

幼學信札序

道一句話。當必信實。信者何。出自肺腑。發於衷情。如鈐印結信。決不可渝者。是也。實者何。有曰有。無曰無。心所是。口是之。心所非。口非之。常語中心之真實。不隨他人之喜怒。是也。夫道一句話。尙然況發之于書信者乎。蓋匹夫一言之信。僞者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也。幼少之人。學信札。要在於忠信不欺。在於明白正直。至若一諾

黃金片言折獄。一箭降聊城。二表泣鬼神。莫非順斯道以往也。夫今日幼童之信札者。他日萬國交際之信義也。豈可忽哉。待價堂主人刻此書。乞題言。余亦因叙胸中之實。以塞諾云。明治九年九月十六日

日本地理全誌序

蓋觀世之富家翁乎。必以其田地房屋。山林畜牧。及其工場製造物品。出賣獲利。一切產業。盡登之於簿。以備考察。以貽子孫。而爲之子孫者。必謹受其簿。世世守藏。期勿遺失。然而人事不常。貧富時變者何也。蓋人之至富。決非偶然。必有所以致之之道焉。彼其存心忠厚。處衆慈恕。治家勤儉。教子禮義。於以能合天心而荷神眷。宜其致富也。夫天以富付託於人。而付託非其人。則轉而他之。亦莫足怪焉。是以祖宗累世而致鉅萬者。其子孫失所以守之之

道則一旦傾家蕩產。徒守其空簿。而泣於路歧者。比比而然。可勝慨哉。嗚呼。知家則知國矣。日本地理全誌者。其亦猶日本現有土地財物產業之簿歟。日本國中所墾之田地。所建之房屋。所闢之山林。所養之畜牧。所製之器物。何一非我邦人民勞力之成效。何一非我邦人民所有之產業。其存心處衆。治家教子。雖或有不出於忠厚慈恕。勤儉禮義。而豈其全無有所以合天心而荷神眷者乎。由是觀之。則今日我輩所保之產業者。雖不爲全非我輩之力。而所享之富有者。多是前人之賜也。蓋我輩今日之職分。當務循守。所以致富之道。思所以合天心而荷神眷。多受產業之付託。以博行善事。以利濟同類。惠施後人而已矣。數十年之後。而地理誌所載之土地財物產業。果能增殖于今日。則今日之人民。實與有力焉。頃飯島君著茲書。刻成。乞余序。余讀之。有所感于中。因書之。

以弁其首。明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

用字群玉序

不泥原文。而善寫精神意思者。好翻譯也。不拘拘於文字。而善道所欲言者。好文章也。意者本也。字者末也。意譬則舞妓也。字譬則衣裳也。今夫絕世美人。而奏其所慣熟之技。觀者唯賞蹁躑舞容之妙。而忘其衣裳也。若乃舞姬之乏姿色。技亦不巧者。使其戴白玉冠。服蜀錦紅。則倍不足觀焉。夫文亦有然者也。歟。或曰。然則若此書者。可以廢乎。余曰。否。抑余所言者。本末之序焉耳。此書收物名甚該。爲用甚廣。刻而公之甚好。今有兄弟相競爲商賈。此二人智均。則多財者勝。甲乙作文章。才力同。則多知字者必勝。然則此編之爲用也多矣。

三島中洲曰。韓子曰。長袖善舞。多錢善賈。此編二喻。粉本。然使

讀者覺其新而不知其陳。是謂之化陳爲新之手。

編年日本外史序

史之課童子者。莫善于編年。故國史略皇朝史略等書。學校以之。教兒童。爲日既久。日本外史雖非編年。而以其文辭俊爽。煩簡得宜。幾乎家傳戶誦矣。頃鹿兒島重野士德氏。同其友人數輩。著編年日本外史。乞余序。受而閱之。雖原于賴氏之書。而以事繫年。體裁一新。錯綜變化。別出機軸。允爲讀史者之寶筏。不啻爲幼童課業之好書也。乃不辭而作之叙。曰嗚乎。世局日變之際。學問文藝。何獨得不與之日變也。今之論者。或欲廢漢字。或欲限用之。或欲盡用國字。或欲獨用羅馬字。紛紛是非。果何日而決耶。余謂學問文藝之事。多多益善。其舊者何必厭而棄之。其新者何爲拒而絕之。漢字行于我邦。二千有餘歲。如詩古文。我邦輒近。復勝于古昔。

而日用話說漢語之雜者十而六七矣。今欲廢漢字或欲限用之均皆不可行也。與其偏廢而偏用。置軒輊于其間。孰若新舊駢陳。自他並進。使其得氣勢。占上流。而任其變之所往乎。余近聚徒教授。而深悟于洋學者之不可不修漢學也。無漢學而從事洋學者。勤苦五六年。尙不能敵修漢學者之一二年。洋學進步之遲疾。視漢學得力之深淺。蓋漢學之有益于人如此。雖然。在今日修漢學尤不可不避煩難而就簡便。則如茲書者。誦讀之間。不獨識漢字。通文義。兼又可記本邦之事實。一舉兩得。莫斯爲便。西人曰。工藝之書。愈新愈善。詩文史筆。愈古愈妙。如此書者。後人豈能出其右哉。故學問文藝。雖日變而上。此書之行。其必不逐時代而變也。信矣。吾聞近者桑方西斯哥一巨農。捐田地值數萬金者。謀建日本支那學校。募學師生徒。習其語言文字。嗚乎。彼方始汲汲乎和漢

余初見津田
氏于中村君
席上時亦說
農事口津々
吐沫實如高
文所叙

之學而我乃欲偏廢而弗講。可乎哉。吾知此書若航而到彼。其必
視爲東洋學海之津筏。蓋有不容疑者焉。明治八年夏五月

農業三事叙

吾友津田君仙嗜農學。如飢渴之於飲食。每談及稼穡樹藝。鬚眉
輒張。聲音頓高。口津津吐沫。余園中多樹木。君屢徘徊其間。嘗持
杖指一松曰。此枝向北者。下傾百十二度。五十分。故向南之枝。受
滋養而肥大如此。大抵松杉之類。其枝平正而稍傾下。故幹受滋
養而致直上長大也。又觀梅花將綻。而其細枝之直上者。發芽甚
少。以椶繩縛之。令其偃曲而傾下。曰。此所以使枝減生力。使幹長
大。使新芽殖生。使花實穰密也。後數旬。果見枝之受繩束而傾下
者。粟粟出萌芽矣。又顧庭前櫻樹。縛一大枝令下。而舍其所對面
之小枝。曰。自今日此大枝不復加大。而當多生花葉。此小枝則枝

日長大。而花葉必不多也。諺曰。交朱者赤。自余與君締交。亦自覺植物之趣味。大倍曩日矣。日與僮僕往來。紅紫青綠之間。手把繩索。縛樹枝。使垂下。其偃曲之度。種種不同。欲以驗其生長之異。環池多躑躅。一日余縛其枝。悉使偃下。適君至。時梅花爛漫。香氣滿園林。君使買蜂蜜塗之花。使雌雄蕊合。曰如此者。欲使其多結子也。余吐舌驚嘆。昔有道人殷七七。不論時節。使花開。君乃使花多結子。其爲實益於世。豈啻如殷七七比哉。今正四月之末。躑躅盛開。麗景艷光。倍蓰去年。余之偃曲樹枝之勞。至是始償矣。余遇人以是自誇。而其實得自君也。君又言以此偃曲之法。施之於桑茶。則新芽新葉之生者。不止三倍。試以用此法者。比不用者。樹之生長。有三年與一年之差。今我邦與他國互市。而繭絲茶葉。爲產物魁首。若此法歷施于邦內。則其爲富國之一助。不亦多乎。去年澳